



悲情英雄阿拉法特

□ 唐 昀

他是一个英雄。

从一名游击队员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，从一个战士到挥舞橄榄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，他用毕生的精力，将一个名字——巴勒斯坦——刻在了世界民族之林。虽然他身材矮小，但没有人能否认，他是一个需要仰视的人。

他是一个悲剧。

进入迟迟暮年，由于他的判断失误，不仅使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仍在不见尽头的隧道中徘徊，而且使他的宿敌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他，国际社会毫不留情地孤立他，甚至连他昔日的战友、亲密的族人都在怀疑他、远离他。

11月11日，他去了。全世界都听到了他轰然倒下的声音。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讲话，对他的一生做出各自认为公正的评价。有人称他是“巴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领袖和象征”，是“巴勒斯坦的‘乔治·华盛顿’”，也有人称他是“中东和平进程中最大的障碍”，是“恐怖活动的纵容者”。盖棺定论竟有如此天壤之别。

他，就是亚西尔·阿拉法特。

英雄·战斗

对于以色列的感情，青年时代的阿拉法特单纯而明确，那就是“仇恨”。和无数的巴勒斯坦热血青年一样，他无法接受联合国在1947年做出的181号决议，和一个犹太国家共享自己的家园。当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，年仅19岁的阿拉法特焚毁了课本，随父兄投身到抗击以色列的斗争中。他坚信，阿拉伯是强大的，

有枪就能捍卫自己的土地。

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，阿拉法特在开罗大学学习土木工程。读书期间，他是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，创办了《巴勒斯坦之声》杂志，并参加了第二次中东战争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到科威特开办“自由巴勒斯坦建筑公司”，担任科威特市市政工程部土木工程师，成了一名百万富翁。表面上，他住着别墅，开着汽车，过着富足优越的上层生活，暗中却以此为掩护，秘密筹建了一个反以组织，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“巴勒斯坦解放运动”，简称“法塔赫”。

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，阿拉法特参与指挥约旦、巴勒斯坦武装对抗以色列军队，并在1968年指挥了著名的“卡马拉战役”，在武器装备极其缺乏的情况下，以少胜多，一举打破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从而奠定了法塔赫在巴勒斯坦革命中的主流派别地位，阿拉法特本人也被奉为民族英雄。

从那时起，他在公众面前出现时，总是身穿绿色军装，腰挎一把手枪，头缠黑白或红白格头巾，这身装束成了他的终身标志。对于头巾颜色的含义，阿拉法特有专门的解释：黑白代表巴勒斯坦农民，红色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，方格中的白色代表居住在城里的居民。他把祖国顶在头上，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：要夺回失去的家园。

英雄·和平

然而，三次中东战争，巴勒斯坦不仅没有收复失地，反而失去了更多的土地——戈兰高地、加沙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，甚至还有埃及的西奈半岛。战争、流血与失败更加深了阿拉伯人的仇恨。于是，他们采取更极端的手段，向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发起恐怖主义袭击。1972年9月，在联邦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奥运会上，爆发了举世震惊的“黑色九月”事件，几十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，而法塔赫被认为是这一恐怖事件的幕后主使。一时间，阿拉法特成了世界上“最不受欢迎的人”。

他困惑了。为什么枪杆子使自己越来越远离理想？为什么战争使自己声名狼藉？他开始改变策略，将目光转向了和平手段。1974年，在联合国的讲台上，他第一次向全世界表达了和平的意愿：“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。”

从此，阿拉法特开始了一个战士向政治家的蜕变。1988年，他顶住内外压力，宣布接受联合国第181号、242号和338号决议，从而步入“以土地换和平”、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轨道。1989年，他宣布在西岸和加沙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，首都为耶路撒冷。随后，他当选为巴国总统。他还向联合国表示，巴解组织谴责恐怖主义，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。这一系列“勇敢者的行为”赢得了世界的尊重，当年年底，70个国家正式承认了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。

20世纪90年代对阿拉法特来说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。从1991年开始，他领导的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进行了艰苦的谈判。1993年9月，中东和平迎来了突破性进展，他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，即《奥斯陆协议》。8个月后，双方又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协议。以色列同意分阶段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撤军，并最终讨论巴勒斯坦的地位问题。1994年，一身戎装的阿拉法特与拉宾、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一起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

就在隧道的尽头终于要出现和平曙光的时刻，爱情也特别眷顾这位已入花甲之年的革命者。1992年，他结婚了。新娘是27岁的金发姑娘苏哈·塔维勒。此前，他曾发下一个著名的誓言，立志终身不娶——“我是个凡人，非常想有妻子和孩子。但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斗争。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是不公平的。”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守住这一誓言。大概是有感于人生苦短吧，这一年，阿拉法特62岁。

英雄·失策

62岁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，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在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，却已经属于高龄。和所有的老人一样，他变得有些优柔寡断，患得患失。

《奥斯陆协议》签署之后，最初的执行情况令人鼓舞，以色列撤出一个又一个巴勒斯坦城市，看情形，巴勒斯坦人有可能在1999年5月就实现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愿望。但是，1995年11月4日的一枚“人体炸弹”，不仅夺去了拉宾的生命，而且葬送了原本就极其脆弱的巴以和平。此后，虽然阿拉法特仍努力与拉宾的继任者佩雷斯、内塔尼亚胡、巴拉克讨价还

——(附)

——(事)

——(报)

——(告)

58

价，但终未能力挽狂澜。特别是在阿拉法特拒绝了以色列“最慷慨总理”巴拉克同意的戴维营协议之后，巴以局势急转直下。

阿拉法特为这次拒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事后，掌握话语权的对手把谈判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，说他“临阵退缩”、“坐失良机”，是“中东和平的绊脚石”。但在阿拉法特看来，那只是城下之盟，是更多民族利益的丧失。当有人用拉宾的勇敢来反衬阿拉法特的懦弱时，请不要忘了，巴以之间是一种非法占领与合法收复的关系，占领者的让步天经地义，被掠夺者的权争无可厚非。

不过，谈判从来不是一方全盘满足另一方的条件，双方需要面对现实做出勇敢的妥协。阿拉法特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要求更多的权益，但他错估了以色列的和谈底线。后来，颇有悔意的阿拉法特曾要求回到戴维营协议，但此时的谈判对象已经变成了沙龙，这个以色列的“屠夫”提出了远比巴拉克更苛刻的条件。和谈彻底崩盘。



一名巴勒斯坦儿童在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亲吻阿拉法特。

英雄·永恒

由于“哈马斯”组织针对以色列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，以色列总理沙龙于2001年12月下令将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他的官邸里。这一围就是3年。阿拉法特官邸原本占地3000平方米，有一个直升机起降跑道和几个车库。在经历了多次轰炸之后，现在只剩下一幢伤痕累累的建筑，好像一件后结构主义的作品。他的办公室也由先前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变成了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，里面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，窗户从来不开，

（时）

（事）

（报）

（告）

59

安装了防弹设施。再后来，他又搬到只有6平方米的屋子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橱柜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阿拉法特过了3年不见阳光、没有任何娱乐的苦行僧般的生活。

与此同时，巴勒斯坦内外呼唤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首先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。2002年6月，美国总统布什明确表示“巴勒斯坦必须更换领导层”；以色列则以“没有谈判对象”为借口，积极推进单边行动计划。而巴勒斯坦内部官员也开始离心离德，甚至有人公开挑战阿拉法特的权威。内外交困，令年过七旬的阿拉法特心力交瘁。再加上3年糟糕的生存条件，他迅速变得苍老，帕金森症令他双唇颤抖，眼袋明显增大，面色苍白，一脸病容。他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



病重的阿拉法特在妻子苏哈的陪伴下离开位于拉姆安拉的官邸，当天取道约旦前往法国巴黎就医。

些什么。也许人们可以从去年他给8岁女儿的生日礼物猜到些什么——一把崭新的手枪。

2004年10月29日，一个阴冷的冬日。病重的阿拉法特乘坐直升机前往法国就医。此前，他曾设想过无数种离开拉姆安

拉的方式，甚至为走出拉姆安拉而在他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坚持锻炼，然而他恐怕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是被抬着离开了这块深深热爱的土地。这一回，他没有戴标志性的方格头巾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顶灰色的绒帽。临行前，他说：“如果条件允许，我还会回来。”

可是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战争、暗杀、内斗都无法战胜他，但时间把他击倒了。他走了，留下了太多的是是非非。诚然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时间击倒了阿拉法特，但时间也成就了他的永恒，人们将永远记住他鹰一般的眼神和那不变的方格头巾。

责任编辑：白轶民